

金康深谷绝学作品集

不死天龙



下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金康深谷绝学作品集

不死天龙

(下)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四十五

白头老者见到棺中之人，似乎回想起过去的往事，一声长叹，眼圈顿时变得湿润。

过了一会儿，老者探出左手，在棺中之人的鼻前试试，发觉他呼吸已止，急忙又伸手摸一摸他的脉缚，发觉他的脉搏虽然极弱，却仍在跳动，于是老者眉头一展；伏身要将棺中之人抱出。

突然，不远处传来一阵凄厉的惨嚎之声，白头老者惊憎回首，看见“阴山六兄弟”已然横尸小树林中。”“嘿嘿……”

从老者背后传来一阵阵的阴笑声，猛然回首，发现自己身后正站着两个人，四只限半张半眯，冷冷冷冷地瞅着自己。

白头老者心头一凜：“这阴山六兄弟分明是被这二人所杀，可在这一转眼的功夫，这两个人已来到自己的身后，假如这两个人不是鬼键，武功也一定高得可怕！”

白头老者仔细打量这二人，似乎豫从自己那丰富的江湖阅历中，寻找出这二人的来历。他的视线首先落到左边的黑衣老者身上，此人身材不高，略微有些驼背，眼睛不大，却极为凶残，满脸蓬乱的胡须，衣着不整，看上去十足像是个破了产的当铺掌柜，年龄在五十五岁上下；身边一位中等身材，身穿锦衣，比黑衣老者略小几岁，可脸上的神气却比黑衣老者足得多，双手负在背后，一副旁若无人之态。

三人对视片刻，突然，黑衣老者神情一变，像是见到了鬼。

“你……是你！”黑衣老者道，两眼仍不住地在对方身上搜索着。

白头老者没有回话，两眼紧盯着对方，他发觉对面之人似曾在哪里见过，但一时也无从想起。

锦衣人不大明白地问黑衣人：“二哥，这人你认识？”

黑衣老者似乎根本没有听见他的问话，两眼紧盯着白发老者，半晌说道：“你……你是霍展……你没死？你还活着！”

一旁的锦衣人一听“霍展”两字，不由也是一惊，忙道：

“二哥，听说霍展死在‘水上飞’霍老三之前，这怎么会？！”

黑衣老者缓缓摇头，自信道：“不！三弟，你没见过霍展！站在咱们面前的这位，就是霍展！”

白发老者突然哈哈一阵大笑，道：“不错，我就是霍展！”

说来惭愧，老夫眼拙福很，看到现在，竟未想起来眼前这位是谁！”

黑衣老者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想不起来，也就算啦，其实，你知道与否已无关紧要！”

霍展笑着一指木棺中之人，道：“想必，二位是为我二弟而来？！”

黑衣老者冷冷道：“一点不错，你是个聪明人，既知我们的来意，当然知道该怎么办！”

霍展闻听，仰天哈哈一笑，轻轻一抖手中的鱼杆，悠悠道：“老夫闲云野鹤，已是散漫惯了，世间之事，能闭眼则闭眼，倒也落个清静！不过，今天独事情不同！”用手一指木棺中的二弟，脸色一沉，接道：“霍冲乃老夫一母亲生的兄弟，凭良心说，老夫对他并无好感，但又不得不尽兄弟的情份！”

黑衣老者阴森一笑，道：“这么说，此事你是一定要插手喽？”

霍展道：“我想我已经讲得够明白啦！”

黑衣老者冷哼一声，道：“霍展，我知道你手头不软，可若是

在我们兄弟面前卖弄,那只能说是你看走了眼!”用手一指木棺,又道:“这棺中之人,老夫是要定啦!”

一旁的锦衣人有些耐不住性子,道:“二哥,跟他罗嗦什么!瞧小弟的!”

“慢!”黑衣老者抬手拦住锦衣人,沉声说道:“三弟的武功,二哥当然信得过,不过,我与此人已近三十年没交过手,今天既然碰上了,不妨与他切磋……切……磋。”

黑衣老者这最后四个字讲得既轻又慢,可最终一个“磋”字讲完的时候,他的右手已变成了紫黑色!

霍展一见对方的右手,心头不由“呼”地一震:“‘黑虎爪’!”抬首问道:“这么说,你是‘黑水十三寨’的寨主云森?”

黑衣老者嘿嘿一乐,道:“好眼力!只可惜,‘黑水十三寨’已是荡然无存,我云森却还活着!”

霍展微微点头,道:“三十年前,云寨主是何等的威风,连两江巡抚都惦记着云寨主的寿辰。可谁又想到,三十年后的云森,竟然会是这副模样!倘若不是亮出了‘黑虎爪’,霍展就是生四只眼,恐怕也难以认出阁下便是当年的云森。”

云森凄然一笑,往事不堪回首,右手一抬,狠声道:

“霍展,你说的不错,当年的云森已,不复返,可是,这‘黑虎爪’还在!它仍可以杀人!霍展,三十年前,你已不是我云森的对手,今天,你仍不会是我对手,来吧。”

近三十年来,中原武林高手辈出,人材济济,其中“四方居士”陈子祥和“血魔”武圣天这两位自、黑道上的领袖人物技压群雄,无人可望其项背,除二人之外,真正技艺可称一流一品者,不过有十几位,这其中便有‘黑水十三寨’的寨主云森。

霍展十分清楚,自从陈子祥、武圣天、霍老三、童展、文天国等相继死去,眼下武林中能够与云森一搏者已经寥寥无几。以自己的武功,肯定不是云森的对手,不过事到如今,他也只能全

力一试。

云森开如移动，动作极慢，有如一只猛虎在偷偷接近自己的猎物。

霍展将手中的鱼杆放在地上，背靠推车，两手笔直下垂，双眼却始终未离开对手的右手。

蓦地，云森一声大吼，有它口虎啸，脚下一动，身子已腾空而起，右手“唰”地一扬，按带着一股冷森森的寒气，扑向霍展。

霍展是练过“铁骨功”的，一般的拳脚根本伤不了他，可此时他不敢有丝毫大意，眼见对方的“黑虎爪”抓到，身子突地一动，身贴推车斜飞出去。

“咔嚓！”

一声巨响，霍展凌空例目，不由心中一寒，只见云森一爪抓空，“黑虎爪”猛击在车上平放的木植上，两寸厚的木缘如纸糊一般，被云森抓碎斗大的一块！

“嗖！”

云森身子疾狙，腾空纵起，转眼已飞至霍展的背后。明服人一看便知，云森的轻功，比霍展还要局出一筹，其速度之快，身法之奇，足令武林中的一流人物眩目！

“唰！”

云森右掌再起，无比霸道地扫向霍展的后脊，不用说这一零着实扫中，就是给它刮一下，霍展便会皮开肉裂，不死即残！

霍展断到风声，脑皮一炸，暗叫不好，猛然发现前方九尺之处有一棵碗口粗细的柳树，于是急中生智，将身子猛地一蜷、一挺、一翻，来了一记“鹞子过崖”，两脚猛然蹬在了柳树上。柳树受压一弯，旋即反弹，霍展的身子宛如弹发，被弹射出去，愤怒的椰树呼啸着，劈头盖面胡向随后面来的云森！

云森一惊，知道已躲闪不及，于是一声大吼，右掌直迎扑来的树干。

“轰！”

一声巨响，柳树被云森一掌拍成几段，“哗啦啦”倒在地上，云森的身上也被树枝刺破多处，翻身落在地上。

一旁观战的锦衣人眉头一皱，他知道，云森所用的“黑虎爪”极耗内功，如果前三爪不能奏效，其威力已去一半，眼下两爪已过，不但投伤着对手，自己却已受了轻伤，于是道：“二哥，你先歇片刻，让我来对付此人！”

云森冷冷冲锦衣人道：“三弟，不必了，老夫要亲手杀了此人！”

语毕，身子一抖，再次扑向霍展。

霍展知道云森所用“黑虎爪”的威力已衰，一声冷笑，身子一纵，挥掌迎了上去。

云森见对手似要与自己硬拼，心中大喜，将内力使至十成，想一掌分出胜负。

“唰！”

霍展伸出的右掌突地一转，避开对方的掌毙，左手疾探而出，刺向对方的右肋！

原来，这一掌，霍展无意与对手硬拼，主要目的是想让对方消耗这第三掌。

云森见对方突然变幻掌法，急忙抬左手去挡对方的左掌，两掌相交，只呀“砰”地一声，霍展向后倒退两步，而云森竟被震退一丈有余，险些坐在地上。

论功力，二人相差无几，不过适才这一掌，云森的内力几乎全部汇集到右手，左手所能使出的力道不及四成，而霍展的右手是虚，却将十成力道运至左手，因此这一回合云森落了下风。落了下风倒也没有什么，最重要的，是云森的第三掌已全力击出，虽说击空，但掌中所聚的内力俱泻，没有半个时辰，云森根本无法恢复原气。

锦衣人见云森第三掌又告落空，便知不好，一声呐喝，抢先扑向霍展，两掌左右轮番击出。

霍展见云森力竭，斗志猛增，一声大吼，挥双拳与锦衣人斗在一起。

十几个回合已过，两个人是棋逢对手，未分出高低。锦衣人以指代剑，攻势犀利，出手凶狠，霍展则是手法沉稳，步步为营，不让对手有可乘之机。

一时间，小溪边的空地上，掌风呼啸，指风“丝丝”作响，转眼间二人已恶斗八十余回合，仍是难分仲伯。

蓦地，从不远处的小树林中传来一阵夜猫子般的阴笑声，霍展与锦衣人顿觉耳骨一阵刺痛，二人一记交错，掠出一丈，回首一看，只见林中走出面位女子，一老下少。走在前面的，是一位身穿红裙的绝色少女，年龄不过十六七岁，杏目桃腮，脑后扎着两根小辮，样子甚是可爱；红衣少女身后跟着一位身穿黑衣的老太婆，身形奇瘦，面如骷髅，脑袋上几根稀疏的白发胡乱披散着，手里接着一根形状古怪的藤杖，正用两只血红的小眼睛扫视着在场的三个人。

霍展一瞧见这位黑衣老太婆，心头顿时一沉。

云森瞅见此人，脑袋“嗡”地一大，险些没蹦起来。

三人中，唯有锦衣人不认识这位老太婆，见这一老一少走近，洪声喝道：“喂！你们两个是什么人！赶快滚开，否则白白送了性命！”

红衣少女“哟”了一声，回身道：“干奶奶，你瞧你瞧，这个人还蛮凶的呢。”

黑衣老太婆“嘎嘎”一阵干笑，手指木棺乐道：“我的好孙女，先不用管他，赶快去瞧瞧，这木柜里都有什么宝贝！嘎嘎……”

锦衣人心中大怒，这个老东西竟不把自己放在眼里，于是身子一横，冲红衣少女道：“怎么，想找死！”

红衣少女似乎知道对手厉害，停下脚步，又回首道：

“奶奶，还是你自己去瞧吧，这个人好凶。”

老太婆脸一沉，尖声道：“孙女，你知道该怎么办！还用奶奶告诉你？”

红衣少女宛尔一笑，用手一指锦衣人，甜甜地说道：

“那孙女就挖他的眼，掏他的心，抽他的筋，剥他的皮，两只腿孝敬奶奶，剩下的孙女够吃三天！”

三个人一听此话，顿时头皮发麻，这哪里像是从这么一位美丽可爱的少女口中吐出的话！

老太婆一听孙女这么说，顿时乐得手舞足蹈，拍手笑道：人好极好极，这才像是我的孙女！嘻嘻……嘎嘎……”

余衣人气得鼻子都塌了，手指老太婆骂道：“他奶奶的，老子先剥了你这张又脏又臭的老骚皮！”语毕，一声长啸，飞身纵起，直扑三丈之外的老太婆。

云森大叫道：“三弟，快躲！”

“嗖！嗖！”

老太婆右手一抬藤杖，两粒黑色的东西直射迎面而来的锦衣人，锦衣人听到云森的喊叫，没敢硬接，身子凌空一个疾转，暗器擦身飞过，双足稍一沾地，急忙一个倒飞，又回到了原处。

“嘻嘻……”老太婆一阵得意的怪笑，像是见到了什么开心的东西。

锦衣人回身问道：“二哥，这个老怪物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云森道：“三弟，你可听说过‘赤眼食人婆’这个名字？”

“什么！”锦衣人一愕。

“赤眼食人婆婆”谁不知道，早在魔道第一高手“血魔”武圣天成名前，此人便早已狼藉中原，算起来，此人即使未过百岁，也相去无几。食人婆不但武功奇高，最最可怕的便是她那副藤杖，相传，这副藤杖可打出三十种含有剧毒的暗器，伤人于百步之

内。三十三年前，一名武林高手服毒后与食人婆交手，被食人婆打死后食其肉，结果食人婆也中了剧毒。有人讲她已被毒死，又有人说她弄残了身子，到深山老林里躲了起来，虽是众说不一，但从此之后，食人婆的确再未重现江湖。

食人婆见云森道出了自己的名号，先是一愣，旋即“嘎嘎”乐道：“既然三位知道了我老婆于是谁，还不赶快过来，让我老婆子填填肚子。”

云森冲余衣人道：“三弟，我已无力再战，眼前咱们腹背受被，还是走为上策！”

食人婆见三人未动，嘻嘻一笑，又道：“怎么，你们三个人商量好啦？是谁先来呀？”

霍展笑道：“老婆子，你是想吃老的，还是想吃嫩的？”

食人婆龇牙道：“那还用问吗，当然是嫩的好！”

“哈哈，”霍展笑道：“在我们三人中，老朽皮糙肉厚，十有八九不合你的口味，云森骨瘦如柴，还是个驼子，也没什么嚼头儿！依我看……”转首望着锦衣人笑道：“也只有这位老弟的肉最为合适！”

食人婆频频点头，道：“嗯，嗯嗯，我看就这样吧，再过一会儿，我的食欲恐怕就过去了！”

锦衣人一指霍展，咬牙道：“姓霍的！你不要幸灾乐祸！这老妖婆不会放过你，‘我看，咱们还是先联手将这食人婆收拾啦，回头再谈咱们之间的事情！’”

食人婆一听此话，顿时大怒道：“原来你们是想打我老婆子的主意！罢了罢了，你们也别分什么先后老嫩，我统统全吃！”说着，食人婆一抬手中的藤杖，只听“嗖嗖嗖”三声，三颗红色的毒丸破空击出，直取三人。

“呼啦！”

三个人几乎同时跃起，朝着三个不同的方向接命逃去。

食人婆不无惋惜地一声长叹，转身冲红衣少女道：“好孙女，快去看看，那柜子里是什么宝贝？”

红衣少女“嗯”了一声，几步跑到木棺前，向里探了探头，回身喊道：“奶奶，这里面是个死人！”

食人婆皱了皱眉头，摇头道：“真见鬼！一个死人，刚才那三个家伙还抢什么？吃肉都不新鲜，呸！”冲红衣少女一招手：“你还在那儿看什么，咱们走吧！”

红衣少女未动。

食人婆不耐烦道：“好孙女，一个死鬼，有什么好看？

你跟了奶奶这几天，什么死人没有见举？”

红衣少女道：“奶奶，这人好像没死！”

“哦？”食人婆走到近前，见里面的霍冲又白又胖，顿时高兴道：“你可真是奶奶的好孙女。瞅瞅，这家伙白白胖胖，先拿回去放两天，嘻嘻，这可比喂口猪，养只羊合算多了”

红衣少女眼珠一转，道：“奶奶先不急吃他，依孙女看，此人说不准有更大的用场！”

食人婆道：“瞎说，这么一个半死不活的胖子，能有什么用场？怕不是你这丫头见他生得白胖，起了别的心眼儿吧？”

红衣少女笑道：“奶奶怎么不往好处想？”

食人婆“哼”地一声，气道：“臭丫头，你少打歪主意，告诉你，这个胖子，你奶奶是吃定了！”

红衣少女道：“奶奶，你可曾听说过龙王印？”

食人婆一怔，半晌道：“你是说，由霍老三那儿丢失的那个印？”

“正是。”红衣少女接道：“眼下武林几十个门派，数千人云集洛由，为的便是这龙王印。刚才那姓霍的，本是霍老三的兄弟，而他又口口声声称此人是他二弟，奶奶你说，这里面是不是与那龙王印有什么瓜葛？”

食人婆想想也有道理，用手一点红衣少女，道：“你这个小脑瓜比鬼都精，算啦，奶奶先借你三天，等你问完了椒再还给我。”

红衣少女狡黠一笑，心中又有一个一箭双雕的主意。

初更已过。

唐然在望花楼的大客厅中坐立不安，两眼不时向厅门圈张望。

自从神武镖局的车队离府，已足足有六七个小时辰，按正常情况，车队中午时分便可到达士树坡，假如四弟与五弟他们在那时动手，也早该有回信了，可为何到现在竟没有一丝音信。

唐然又想起了今天中午在洛阳城北遭受的挫折。

本来，这件事可办得十分顺利，谁料半途中杀出个霍展，霍展还没有被赶走，又撞上了个“赤眼食人婆婆”，险些把命丢了。唉！丢了霍冲，自己如何向大哥交待？他从形怀疑大哥的料事如神，可这一次……似乎是在哪个环节上出了差错……到底是哪儿呢？

唐然正在胡思乱想，王总管打门外走了进来。

唐然眼睛一亮，起身问道：“怎么，有老四和老五的消息啦？”

王总管轻叹一声，道：“三哥，下午派去的人刚刚回来，他们在三树坡一带转了有半个时辰，什么都没发现！”

唐然一听，颓然坐在椅子上，半晌摇头自语道：“真他妈的见鬼！老四和老五这两个混蛋到底转到哪儿去啦！若是误了大事，从大哥那儿就休想过得去！”抬首冲王总管道：

“你马上再派两批人去洛东找他们‘无论如何，也要找到这两个混蛋！’”

“我看不必了！”大厅门口猛然传来一个人洪亮的声音，话音未落，一个身材魁伟的黑衣汉子迈入大厅。

唐然一惊：“你……你是田镖头……”

王总管色变道：“你怎么还……没死？”

田雨哈哈一笑，朗声道：“阎王爷不招，小鬼儿不找，姓田的又回来了！”

唐然阴脸道：“这么说，你们在三树坡已照了面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那……你们……”唐然不知该怎么问对方才好。

田雨一声冷笑，手持胡须道：“唐然，你是不是想问，那二十六个人怎么样了？”

唐然咽了口唾沫，点首道：“正是！”

田雨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手下这二十六位运气不好，眼下都躺在了三树坡的下面。”

“什么？”唐然一产子站了起来，狼声道：“是谁下的手。”

田雨一指自己，悠悠道：“还有谁，当然是在下！”

唐然先是一怔，随即仰面一阵狂笑，手指围面道：“田镖头，就凭你那十七式‘降龙伏虎拳’？哈哈哈……”

田雨冷冷道：“信与不信，当然由你，不过，那二十几位刺客无一生还是实，另外，田某还无意中发现了一件与唐代管不大有利的事情！”

“哦？”唐然阴森一笑，道：“伤猛然看见了，唐某就不得不摘去你的这副招子！”

话音刚落，从门外冲进来十六名大汉，将田雨围住，大门“砰”地一声被人关上，似乎是馅田雨跃门逃走。

田雨连头都未回，泰然自若地道：“唐然，今晚田某既然到了这儿，就没打算空手回去。咱们之间的事情，总要有个了断才是！”

唐然冷笑道：“就凭贵镖局？”

“不！”田雨道：“更确切地讲，是田某一个人。”

“好哇，”唐然点头阴笑道：“那么，就让唐某人再见识见识你的十七式‘降龙伏虎拳’！嘿嘿嘿……”

王总管冲田雨周围的十六名大汉点了点头，十六名大汉纷纷拔出钢刀，众厅中发出一阵“呛啷呛啷”的金铁震颤之声，一时间刀光森森，杀气腾腾。

田雨冷哼一声，冲唐然道：“你我之事，田某不想连累他人。”用手一指四周的十六名大汉，接道：“田某今天杀的人够多了，不想再伤害他们，让他们走！”

唐然闻呀，无题奈何地一阵凄笑，口水险些流淌出来，手点田雨道：“因镖头，唐某当真佩服你的胆量和口才，假如天下的镖头都像铤这样，那绿林的强盗，占山的贼寇，岂不要天天饿肚子？哈哈……”

王总管一旁道：“三哥，瞪她废什么话，赶快将他绑起来，也早点知道四哥和五哥的下落！”

唐然“嗯”了一声，冲手下十六人道：“把这姓田的给我绑起来！”

“是！”

十六名大汉应了一声，随后，有四个汉子朝田雨扑了过来，两人持刀，两人手里拎着根麻绳。

田雨眉头一皱，知道今晚自己是非动手不可了，于是两臂轻舒，一把抓住扑在最前面的两名大汉，两手一送，二人便飞了出去。

后面的二人先是一怔，随后大吼一声，轮钢刀劈向田雨。

田雨仍是住立未动，只是两手轻轻一翻，这两名大汉也连人带刀飞了出去。

唐然一惊，他知道自己手下的这十六人武功虽算不上精湛，但凭自己知道的田镖头，没有三五个回合休想打垮其中的任何一人，可眼前明明还是那位因镖头，双方的差距怎么会相去如此之遥？

“上！”王总管一声呐喊，其余十二人手舞钢刀，从十二个方

向扑向田雨。

田雨终于动了。

然而就是这第一动，已有六只钢刀，六名大汉被震飞出去，再一动，其余六人有如六只布袋，被扔到了窗台之上。

这一变化来的大侠，但看上去又是如此轻松简单，仿佛因雨在转身之间击飞了十二根插在沙土中的木棍。

王总管的眼都直啦，他虽说武功不错，但绝对称不上行家，只觉得这一切来得过于离奇和突然。

唐然则不同，他是大行家，田雨刚才这一阵风卷残云般的出手，使他恍然大悟，昨夜后堂的交手，田雨骗过了自己，此人的武功决不限于那十七式“降龙伏虎拳”，可以说是深不可测！

他现在丝豪不再怀疑，自己的四弟和五弟的确是死在这位“田镖头”之手。

他目前唯一怀疑与担心的是，自己是否能制服这位“田镖头”。

田雨向前又走了两步，道：“唐然，现在轮到你我之间作一了断啦。”

唐然“呼”地一下离座而起，两眼冒着杀气，咬牙吐出了三个字：“你……是……谁？！”

四十六

田雨身子只动了两下，便震飞十六名身手不见的打手，唐然是武功方面的大行家，他突然意识到，昨夜自己在后堂与田雨和蔡镖头的那次试探交手，田雨是在欺骗自己，而且所用的手法极巧。

王总管对此事并不摸底，听唐然如此一问，不解道：

“三哥，怎么……他不是神武镖局的人？”

唐然冷笑道：“普天之下，唐某见过的镖头何止上百，但有如此身手者，哼哼……”

田雨不等他把话说完，截口道：“依我看，咱们不必再兜圈子啦，了觉和尚！”

“了觉”二字一出，唐然浑身又是一震，天下武林，知道自己这段历史客人恐怕不会超过七人，而知道自己目前假冒唐然者，只有自己的几位兄弟，外人决不会了解到这个秘密。可是，这个姓田的怎么会……

见唐然一时惊呆了，田面谈谈一笑，又道：“了觉，你本是出家之人，打家劫舍，谋财害命，滥杀无辜，这些事本不应出自你手，你可听说过‘多行不义必自毙’这句话？”

唐然森然一笑，缓缓点头道：“姓田的，你小子有种，看来，你费尽心机，果然是冲着唐某来的！不过，你可不要忘了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，再说，我唐某人……不！我了觉和尚也绝非被你女

三树坡杀死的那几个废物！”

田雨道：“若非如此，田某也不会来找你！出手吧，别忘了用你的‘一指天禅’！”

唐然早已怒不可遏，听到他提起自己的独门绝技“一指天禅”，而且语气是如此轻蔑，不由怒道：“好！今天就叫你见识见识什么是‘一指天禅’！”

“喇！”

唐然左手粹然指向田雨，因雨只觉一丝强劲的阴风袭面，急忙暗运真气。

“这叫‘寒月一缕魂’！唐然冷笑道，突然右手一抬，“咝咝”两声，两道寒气直抵田雨前胸的“中庭”、“腹节”二穴。田雨此时已将真气运至周身，但二气袭身，也不由感到微微一麻。

“嘿嘿，这一手叫‘二鬼双扣门’！唐然两眼透着杀气，阴阴道。

田雨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有来无往，非礼也！”

“喇”！右手一翻，一柱强大的气机射向对方。

唐然似乎没料到对方会迅速反击，一怔之际，气机已撞击到前胸，身子向后一倾，险些从大椅上倒翻过去。

然而，唐然毕竟是唐然，就在他身子后倾的一瞬间，丹田陡然一提，身子“呼”地倒飞而起，一记后空翻，稳稳落在地上。

田雨冷笑道：“这一招也有一讲，叫‘送佛上西天’！”

唐然哈哈一笑，朗声道：“这种小打小闹，你我难分高低，眼下大厅内只有你我二人，何不放手一搏！”

“搏”字方出，田雨突觉右侧银光暴闪，侧目一看，只见大片的暗器，狂风暴雨般扑向自己，使暗器之人正是被自己忽略了的王总管。

“呼！”

唐然身子一动，腾空飞起，从上而下压向田雨。